

# 停建经适房的前提是保障不缩水

■今日视点

河北等地先后停建经济适用房,纷纷提出以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解决低收入者家庭住房困难问题。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济宁等地拟将廉租房和经适用房申请条件并轨,让低收入者也能像低保户一样申请廉租房。而沈阳市正在酝酿一套经济适用房保障新办法,即停建经济适用房,给享受经济适用房保障的家庭每户发5.5万元的购房补贴。

(12月10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 经适用房通常位置偏僻、配套

设施不全,再加上是有限产权,满5年后上市交易政府还要收取一半以上的收益,可以说缺点不少。更要命的是,最近商品房降价成风,经适用房的价格优势也在逐渐丧失,北京、广州等地最近屡屡传出经适用房遭弃购的消息,就很可能说明问题。在全新格局面前,经适用房的要求变,河北等地重廉租房轻经适用房乃至给低收入者发补贴的思路,我觉得是正确的。

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目前比较复杂,有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双限房、中低价商品房等多个品种。其实按照“市场的归市

场、保障的归保障”这个简单思路,保障性住房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复杂——买不起房的人住政府的廉租房,有条件的人就去市场上买商品房。河北等地的实践,正在进一步让住房保障体系变得简单清晰起来。想象一下,一旦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只剩下廉租房,那么,不仅“经适用房被开宝马车的人买走”等怪现象可以消除,而且政府也将能更加集中精力和资源建设廉租房,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和保障范围也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。

但停建经适用房仍然有着相

当的风险。最简单的问题是:对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力度会不会因此削弱?在廉租房扩大规模这个问题上,政府不能只考虑经适用房减少了多少套,还要考虑金融危机下新出现的低收入者和潜在的经适用房申请者,廉租房的规模扩大,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,才能确保住房保障力度不因停建经适用房而变小,河北打算明年新建廉租房由8万套增加至8.5万套,就很难完成覆盖经适用房申请者的任务。至于沈阳打算发的5.5万元购房补贴,标准也实在太低了点。(本报评论员 赵勇)

# 台州版“林嘉祥案”不能再不了了之

【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】

“台州又出了一个‘林嘉祥’”,消息既出,舆论一片沸腾。

12月6日晚,一个12岁小女孩在咖啡店被一个50多岁的醉酒男子抱住乱摸。12月9日,当事人向记者称他只是酒后认错了人,拍了一下女孩的肩。(12月10日《现代快报》)

可能是对深圳“林嘉祥案”的不了了之余怒未消,这则新闻再次引爆一场声讨“不良公务员”的舆论大战。

在网上,绝大多数人毫不留情地痛骂这个姓皮的税务局干部,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有人设局陷害“皮中层”。凭我个人的经验,后一个观点,很有可能是有人想把水搅混,就像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之后,网上出现的“被打大学生们是衙内”一样是信息迷雾。“皮中层”的解释也极为可笑:“我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”。按常理,确实不该干出这些有违人伦的丑事,不过,前有林嘉祥,后有更高级的黄松有,这些有点变态的官员,已经让皮氏的解释苍白无力。

令人感慨万千的是,此事在网上骂声一片,在现实处理中却令人费解地谨慎。在出事的咖啡店,服务员噤声,在派出所,因为“皮中层”的公务员身份,处理此事的警官也不得不谨慎有

加。如此冰火两重天,正是复杂世态的反映——权力的触角无所不在,一个犯了错的公务员,居然还可以在接处理时显出如此巨大的“优越性”来。试想一下,如果不存在无处不在的权力触角,人们也就不会顾忌地对那些无良公务员进行更多的监督和约束,一些公务员即使心存不良,也不会放纵若斯,以至于丑闻频出。但话又说回来,咖啡店的服务员出于种种顾虑不敢吭声,还可以理解为怕惹麻烦,当地警方为什么处理这事时也要这么在意“皮中层”的公务员身份呢?如果连警方都犯了错的“皮中层”都有所顾忌,你让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对“皮中层”进行监督呢?

和深圳“林嘉祥案”一样,台州的“皮中层”猥亵案,因为影响恶劣,有关部门肯定会深入调查取证,并给出一个结论,而且不出意外的话,这个结论必定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平息民愤的。但不管怎么处理,此事对政府形象造成的伤害,却不会因为有了一个解气的处罚,就能够消解。政府的形象,实在经不起“皮中层”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糟蹋。

苛之严,贵之切。公务员个人的不良行径,往往会让整体背黑锅。台州的“皮中层”案,希望不要再像深圳“林嘉祥案”一样不了了之。

(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)

投稿邮箱:wfwcbxyh@vip.sohu.net  
电话:025-84783646

# 公车轮休的成本也很高

■热点纵论

从9月1日开始,山东省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。以省煤矿安监局为例,3个多月来该局15部车辆少行驶了13000公里,节约经费近8000元。(12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)

看起来公车轮休效果明显,可我在想,干脆直接减少公车,岂不比公车轮休更好?不搞轮休,岂不更能节能开支?至少省掉了买车的钱,还能少请几名司机。

实际上,实行公车轮休,其“制度成本”也是相当高的。比如你得对公车轮休进行管理和监督,这并非易事,你是在马路上布控检查,还是去各个单位驻守监督?不管采取哪种方式,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;公车轮休不能影响正常工作,有些本该轮休的车辆因特殊原因而未轮休,你如何甄别处理?你的处

理意见下发各单位后,各单位会不会遵照执行?免不了又得检查又得监督……

这么大一摊子难管的事,还非得专门成立一个“公车轮休监督管理办公室”(不妨简称“车轮办”)?说实话,这个监督管理成本与公车轮休节省的成本相比,哪一个更大还真的不好说。

更让人担心的是,公车轮休还可能致公车数量增加——当某个单位的现有公车轮休不过来时,可能会想方设法再增加几辆车。比如原有20辆车,每天轮休4辆,不够用,那就再购买5辆车,25辆车每天轮休5辆,可开的车则可达20辆了。

这样看来,公车轮休与直接减少公车相比,实际效果几乎有天壤之别。道理是这样明显,可是,搞公车轮休活动的地方政府不少,又有哪个地方政府宣布减少公车数量的?(晏扬)

# 轮休证明公车太多了

■相关评论

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少年,现在仍然在探索阶段。探索来探索去,仍旧在原地打转,没有多大进展。连车改的形式也都乏善可陈,无非是拍卖公车,给领导发车补;要不就是像山东那样搞公车轮休。

拍卖公车,给领导发车补,导致其为节约补贴而不下基层的事,在全国普遍存在,这个且不说,山东的公车轮休,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鉴别的例子。比如说,省直机关停开1/5公车却不影响工作,既然如此,何必保留它们?

2006年北京召开中非论坛期间,北京61万多辆公车的80%即49万辆都停开了。但北京各政府部门却仍然在正常运行。这说明,去掉这些公车,于公务毫无影响。从我们也看到了压缩公车数量

的空间有多大。有资料说,中国目前的公车数量为400万辆,有人算过一笔账,如果说封存80%的公车不影响政府运转,那么,当下中国最多只需要80万辆公车。从400万辆到80万辆,能节省多少开支!

有报道说,在芬兰,只有总理、外交部长、内务部长、国防部长才享受公车。作为芬兰首都的赫尔辛基,也只有市长一人有公车。在瑞典,首相除非履行国务才允许使用公车,平时上班要么乘公交要么开私家车。

我国的公车泛滥,正是由于管理松懈。因为权力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不断扩张,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督,它必然要走向自利。假如我们能够效法芬兰等国的公车管理,那么,压缩公车早就不要搞什么公车轮休了。

(海瑶)

辉笔而就

# 天使和苍蝇都有翅膀

就在前几天,陈凯歌的《梅兰芳》全球首映。

“全球首映”这个词起有几年了,听上去很拉风,说白了就是第一次放。比如我家宝贝三岁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段录像,记录她在我的精心呵护下笑靥如花幸福状,然后在家里的电视上播一遍,一家人看得其乐融融,也可以叫全球首映、好评如潮。实际上,你哪怕叫宇宙首映也名副其实,前提是脸皮得够厚。

记得听过这么一句话: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,其

他作品都是对这部电影的解读。这话非常靠谱,比如陈凯歌的作品,骨子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,看《霸王别姬》就够了,再看其他的都是多余,只能给他加分。

有人曾冷言冷语地说自从大导演娶了陈红,艺术水准就急剧下降了。这话自然又是红颜祸水的老套路,把当年的陈大美女当成替罪羊了。其实凯歌导演春心再度萌动的时候,艺术上已经过了巅峰,不管娶的是天仙妹妹还是芙蓉姐姐,都不会有所差别,都不

会拍出比《霸王别姬》更好的片子了。

看电视采访孙红雷,他说陈凯歌选演员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特别打动他,让他不顾一切地推掉了其他的戏,那句话就是:谁毁了梅兰芳的这份孤单,谁也就毁了梅兰芳。

这话当然有自抬身价、顺便捧陈凯歌的嫌疑,实际上,如果我是演员,能被这样起哄在国内是大牌的导演相中,实在是该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才对,说为了他而牺牲掉多少部电视剧挣钱的机

会纯属矫情:你看人家章子怡,作为纯粹的电影演员,从没听她说了为拍李安、张艺谋的电影推掉了多少电视剧,这就跟插秧一样,退步原本是为向前,舍小利才能挣大钱啊。

不过得承认,跟禅宗的偈语一样,陈凯歌这句话确实有些味道,让人懵懵懂懂地好像能悟到点什么:俺们搞艺术的都孤独,你们不够孤独所以你们成不了艺术家;你们骂我是因为你们不懂我,我不能跟你们这群孙子一样,那样我就不

是我、就不是艺术家啦。

当然,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:艺术家都孤独,但孤独的并不都是艺术家。就像天使都有翅膀,但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(苍蝇大哥也有哦)。

那该如何界定呢?方法很简单:我是天使,你们都是挥着翅膀的苍蝇。同理:我是风流,你是下流;对我来说,可以唱《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;可对其他人来说,应该唱张楚的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许大明白

讽骨余韵

# 待死的厉教授

中国很缺少伟大的科学家,但是不缺忽悠家。前不久,刚有个院士提议收“呼吸税”,最近北大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提出一个牛逼的“创新性理论”,即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,而应该称为“待富者”。

这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,此论不仅有可能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,而且对汉语使用都是一个创新。伟大的真理蕴含在最普通的语言中,厉教授说得一点也不错,穷人可不都是“待富者”嘛,甚至可以说都是“等待发财者”。正如很多网民新给他起的名字“厉待死”,每个活人又何尝不是等死呢?

初看似乎“待富者”很像一种文字游戏,厉以宁是早就进入富者的行列,因倡导股份制不仅得名,而且早已致富。我一个亲属曾请厉先生在一个培训班讲过课,深知厉先生的身价如何。看来致富后他的心态很好,把正在受穷的人还认作待富的同胞,但是待富者们谁能有厉教授一摇舌头就摇来钱的本领,一句“待富者”就能把中国穷人消灭干净了?

“待富者”称呼的问题是每个人穷人都富起来吗?都是待富者吗?这显然不可能,不知道多少人会生于贫困,死于贫困。那厉以宁给穷人安个“待富者”是什么意思呢?不难看出,这是最典型的鸦片语言,用来麻醉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。前几天看电视剧《红日》,张灵甫在孟良崮陷入重围,哀求“看在党国的分上,拉兄弟一把”,奉命掩护他右翼的李天霞按兵不动,光在台前声嘶力竭“援军已到,再坚持一下”,把张灵甫骗得死都糊涂着。厉以宁干的正是同样的事情。 思公

娱者千虑

# 谁在逼刘德华结婚

在娱乐圈,绯闻就像鞭子,抽打着明星前行。未婚时,这绯闻多像风流柔滑的丝绸鞭,会打得明星越来越红;一旦已婚,这鞭子便成了惊虹掣电、夺命取命的狼牙钢鞭,一鞭下去不仅皮开肉绽,结果更让鬼神难料。娱乐需要绯闻,绯闻需要未婚,“士为知己者不婚”便成了偶像们保持魅力的高招。陈凯歌发明的“纸枷锁”一词很靠谱,刘德华20多年来就一直套着这未婚的纸枷锁在前行。

转眼已近天命之年,刘德华终于有勇气扯烂这纸枷锁了。上月,华仔在演唱会上打起了预防针,大声问歌迷:“你们觉得偶像可不可以有女朋友?可不可以结婚?”果然,近日传来华仔明年要与朱丽倩大婚的消息。

每个时代,都需要偶像来扮演大众情人,这样娱乐才有看头。当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溢美之词加在刘德华头上时,独

身似乎成了他必然的选择。媒体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完美形象,于是对他的情事,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只要华仔满脸无辜地玩含蓄,大家也都装作睁眼瞎,不去戳穿这个人人人皆知的秘密。此前也有数位女星点缀过华仔的星途,但星汉迢迢,空无鹊桥,这些爱慕反而成为华仔骂情和人气的笑柄。

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,只是这位老师总在学生们皮老肉松了,才露出点真相。不知是香港的演艺环境严酷,还是追星族就认这个理,搞得老一代港星都争着做晚婚晚育的模范。港星们一直愿意把自己的孤独,塑造出一群人的狂欢,似乎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演艺的纯粹。

不过这风气到年青一代有了改观,谢霆锋的高调订婚,好像并没影响到他的星运,失去的不过是传绯闻的自由。 叶匡政

现识世界

# 李逵当研究生

有“广州猪肉大王”之称的天地食品集团,以年薪8万-10万招收研究生学历的卖猪肉员工,引来1300人应聘,而且大多是班干部或学习成绩前五名的高材生。此举被报道后,世人无不为之哗然。

人们对此瞠目结舌的原因,并不是因为研究生有多高贵,不能去做卖猪肉的当高。事实上,研究生卖过猪肉或正在卖猪肉的也大有人在,并不是什么稀奇事。但公然叫嚣高薪聘请研究生卖猪肉的公司,这还是第一家。正是他们这种做法,让人感到气愤。

可以肯定,这事再待时日就会烟消云散,不了了之,留作人们永久的笑谈。说实在的,卖猪肉这活也不是那么好干的,并不是只要是个

人就能胜任操刀卖肉。对于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研究生,没等他们练就一把力气能够把肉高高举起,没准就被公司以不适应工作岗位为由而解除劳动合同了。也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真的甘心在这样的公司从底层做起,一步一步地谋求什么发展,前去应聘,也只不过凑个热闹,多一次被污辱的切身体验。但这种荒诞无比的闹剧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,却是一时难以消除的。

人们万万没想到,在知识经济时代,知识竟然还会受到如此污辱。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,公然打出这样的广告招聘卖肉工,这是乘人之危贬低研究生,仗着自己有钱拿这些高学历者开涮。在世人对此惊讶不已的时候,他们的心理却是那么

爽快那么得意!在他们看来,什么研究生,什么社会精英,到了他们那里连站大街卖猪肉的资格都没有。书读得再好,也不如猪肉卖得好!照这样下去,还讲什么科教兴国,干脆来一个猪肉兴国得了。

除了贬损一番研究生,他们当然不会忘记趁机炫耀自己的财大气粗。是啊!连招一个卖肉工也敢开出十来万的年薪,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。今年他们有钱,可以让研究生来卖肉。明年他们还可以让博士后来刮猪毛。如此下去,将不知道会成什么样。

前段时间是本科生当搓澡工,如今又上了一个等级,在穷得只剩下钱的年代,权当笑话看吧。

北行剑客

编辑信箱:citystar111@163.com